



真理村的王尚武最爱家乡的水席。



幸福村的李群英经常回故乡。

□见习记者 张锐鑫/文 记者 李卫超/图

在西安市“道北”定居的河南人祖籍多是周口一带的,那么,1942年前后究竟有多少洛阳人逃荒至西安?他们和家乡是否还有联系?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。

在梦里 最动相思是故乡

逃荒至西安的洛阳人,你们的乡音可曾改变? 灾荒后定居异乡,故乡的什么东西最让你们怀念?



西安的幸福村附近曾住过不少洛阳人。

能吃的都吃了, 麸子算是“精品粮”

□记者 王子君

“街坊们有的逃荒了,有的把孩子送到没遭灾的亲戚家了,有的在路上倒下就再也起不来……”91岁的张朝回忆说。

昨日,在灞河回族区中州东路与爽明街交叉口附近,我们见到了经历1942年灾荒的张朝老人。

吃麸子算是“高标准”,老鼠都朝西边跑

张朝打小就居住在爽明街,昨日上午,我们见到他时,他正坐在门前晒太阳。问起1942年前后的那场灾荒,老人沉默许久才打开话匣子。

“民国三十一年(1942年),麦子几乎绝收,人们都指望秋庄稼,可天硬生生把大部分秋庄稼旱死了。两季庄稼没收成,人们把能吃的都吃了。”张朝说,那时他21岁。

粮食没得吃,人们开始挖野菜煮着吃。张朝说,那时,他天不亮就得起床去村旁的地里挖野菜,晚了就没有了,“起初,地里还有不少野菜,可再多也经不住人们都来挖啊,没多久,地里就光秃秃的了”。

“野菜吃完后,人们就只能和家里的鸡抢粮食了。”张朝说,人们明知道吃糠解不下手,可总得填饱肚子;而麸子在灾荒年代算得上“高标准”——是留给身体虚弱的老人吃的;后来,连麸子和糠都吃完了,人们开始吃榆树皮、观音土、燕屎……

“吃的东西没了,连老鼠都不愿在这里呆了,经常能看到老鼠成群结队朝陕西方向跑。”回想起当年闹灾荒时的情景,张朝老泪纵横,“那个年代,饿死人不是新鲜事儿”。

爽明街北头有个“救济院”,附近居民难受惠

据了解,1942年前后我省不少地方遭遇灾荒,灾民流离失所,四处逃难。

“有很多灾民也往洛阳逃,到洛阳的灾民越来越多,当时的政府为了安置他们,在爽明街北头(今中州东路与爽明街交叉口东北侧)设立了‘救济院’。”张朝说,“‘救济院’为逃荒至此的灾民提供小米稀饭和红薯,最多时‘救济院’安置了200余名灾民。”

小米稀饭和红薯,在闹灾荒的时候绝对是“奢侈品”,可“救济院”里的“奢侈品”附近居民很难享受到。“只有外地的灾民和本地老弱病残的人才能得到救济。”张朝说。

张朝称,当时条件好的,把家里的牲口、田地卖了,换些粮食吃;条件不好的就把孩子送给外地的亲戚;有的把小孩卖给人贩子,换了钱给家里的病人治病。

张朝是家中的长子,为了照顾父母和4个弟弟妹妹,他靠卖菜、卖烧饼,挑起了家里的“大梁”。

“解放后,家里分到了田地,日子越过越好了。”张朝笑着说。

1 西安“道北”:这里有个洛阳人聚居地

作为来自洛阳的记者,我们希望在西安找到祖籍洛阳的老人。当地人却说,“道北”附近的洛阳人只占少数。

记者没有放弃,多方打听之下,终于在真理村和幸福村交界处找到了线索:原来,“道北”藏着个洛阳人聚集的“回民院”。

2 李群英(祖籍:洛阳孟津):想念亲人,每年春节回故乡

李群英今年79岁,祖籍孟津县,解放初,她从洛阳嫁给逃荒去西安的丈夫雷开恩。在幸福村见到李群英时,她正在街道旁的凳子上休息。

据李群英回忆,解放初,经人介绍,她嫁给了在西安做铁匠的雷开恩。雷开恩的父亲在那场大旱中饿死,为了生存,雷开恩跟随母亲从洛阳孟津步行至西安。在西安,雷开恩做了铁匠。解放后,李群英和丈夫一同到西安一家铁厂工作,直至退休。

如今,李群英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,一个儿

子在钢厂工作,另一个儿子在开出租车,三个女儿都已经退休。李群英靠低保维持生活,尽管清贫,她却很满足:“靠低保基本不愁吃不愁喝,孙子辈的都已养大成人,儿女们有时还会寄些钱过来,和过去的苦日子比,现在过得实在太好了。”

历史的不幸让她和丈夫被迫迁居异乡,但他们没和故乡断绝联系。每到春节,李群英还会回孟津看望亲人。她的侄子在孟津开了一家羊肉馆。谈到这里,李群英难掩心中的喜悦和自豪:“俺侄子开的羊肉馆在孟津是最好的。”

3 王尚武(祖籍:洛阳红山):想念水席,那是家乡的味道

在真理村的一条小巷深处,记者敲开了王尚武家的门。王尚武,今年84岁,祖籍洛阳红山寨坪,家中有父母、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当年,这个原本美满的大家庭被旱灾和父亲的烟瘾拖垮。20世纪30年代,因为家中缺粮,出生不久的小弟弟因无法养活送给了大户人家。

据王尚武回忆,在那个艰难的年代,父亲多年抽大烟的习惯令全家的生活雪上加霜,家底吃得所剩无几时,父亲背上行李去西安打拼。20世纪40年代大旱时,王尚武和两个弟弟被乡亲带至西安,家中只留下母亲和妹妹。

和其他人不同的是,王尚武的逃荒过程没有饥饿、寒冷和疲劳。他和弟弟跟随乡亲一同上火车,由于年纪尚小,甚至不用付车费。就这样,他们从新安县磁涧镇上车,顺利到达西安火车站,并在附近找到父亲定居下来。

由于多年呆在西安,王尚武说话已有明显的陕西口音,西安可谓他的第二故乡。但他内心深处,洛阳的地位不可替代。

王尚武仍清楚地记得儿时家乡的模样:“西面是条河,东边是一个窑洞,窑洞顶上就是打麦场。”

20世纪50年代初,他回洛阳和妻子结婚时,在当时的真不同饭店摆婚宴。燕菜的香气,承载着他故乡的回忆。

如今,王尚武的弟弟和侄子在洛阳生活。几乎每年,王尚武都会回洛阳探望亲戚。每到洛阳,大街小巷的水席店是他的必到之地,只为再尝尝那酸酸辣辣的连汤肉片、香气扑鼻的八宝饭和外脆里嫩的焦炸丸。对王尚武来说,那是地道的故乡味道,弥足珍贵。

记者手记

昨日中午,记者坐在西安到洛阳的高铁上。高速子弹头列车疾驰着,窗外是一片片麦田。难以想象,眼前这片沃土曾留下多少苦难者的脚印。

究竟,土地下、铁轨间埋有多少逃荒者的尸骨?这枯树苍山听过多少失去父母孩子的哭声?准确数字无从考证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把故事讲给年轻人,让他们了解这一切,他们一定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,关爱身边的亲人。

愿逝者安息,生者珍惜。